四庫全書

史部

綏寇紀略卷八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汴渠墊

洪武三年大封諸子列聖相承家法建置維屏訖于季代二百八十餘載或除或絶存者三十王太行以西曰晉曰瀋雁門以東曰代覃懷以北曰趙曰鄭曰潞河濟之間曰魯曰德海岱曰衡洞庭以南曰岷曰榮曰吉曰

桂豫章以西曰益曰淮蒼梧界蠻徼曰靖江此十六王
者所封負絶河山或僅以免即先後被兵中十餘年獲
休息焉君子于其事也始之書終之書非不一書而足
也大梁溯洛入汝惟四王周高皇帝第五子封開封定
王橚以下十傳而端王之子恭枵紹封為周王唐高皇
帝第二十三子封南陽定王桱以下九傳而裕王之子
聿鍵紹封為唐王崇英宗第五子封汝寧簡王見澤以
下七傳而昭王之子由樻紹封為崇王福神宗第二子

常洵封洛陽為福王又封其次子由崧為德昌王關中

絕隴道惟五王秦高皇帝第二子封西安愍王樉以下

十四傳而闕王之子存樞紹封為秦王肅高皇帝第十

四子封甘州改蘭州莊王楧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識

鋐紹封為肅王慶高皇帝第十六子封慶陽改寧州又

改寧夏靖王㮵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帥鋅紹封為慶

王韓高皇帝第二十子封開原改平涼憲王松以下十

一傳而敬王之子亶脊紹封為韓王瑞神宗第五子常

浩封漢中爲瑞王自鄖達郢屬之蘄春惟四王楚高皇
帝第六子封武昌昭王楨以下八傳而恭王之子華奎
紹封爲楚王襄仁宗第五子封長沙改襄陽憲王瞻墡
以下八傳而靖王之子翊銘紹封爲襄王荆宣宗第七
子封建昌改蘄州憲王瞻堈以下九傳而定王之子慈
煚紹封爲荆王惠神宗第六子常潤封荆州爲惠王梁
山跨劒閣惟一王蜀高皇帝第十一子封成都獻王椿
以下十三傳而恭王之子至澍紹封爲蜀王冦初起西

延閻鎮反慶肅國被邊地唇齒而臨洮寧夏之兵疾討賊不與于亂韓恃固原為捍蔽秦有金城之固瑞有雲棧之阻秦將吏既破賊則桐封以草竊為不足憂崇禎之六七年賊渡河再入關往來豫楚而窺蜀諸侯王之被兵者其鬼神以震擾闕其禋祀田疇以茀穢棄其耔耘民人則辛苦墊隘罔敢寧居聘問則淹泣雍閼失于期會卒至乎枝葉凋本根撥底喪亡而莫之救也跡其形勢楚懸絶大江則綏周秦蜀通都居重則綏荆處蘄

春非上游肅洮河之陽慶賀蘭山下遠則亦綏唐與福
負秦嶺距闗崇涉于淮泗韓據涇渭西控隴瑞綰梁益
出襃中襄惠通庸濮而揵之江七王不幸當天下之衝
疆埸日駭大懼社稷之顛隕以恥王室故數以賊情上
聞瑞王之言曰臣頼先帝休德獲奉西藩未朞年而冦
至比晉賊再渡河闗入漢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破洵陽
紫陽平利白河繼陷督臣洪承疇來救單騎布甲披荆
棘入險阻捜捕山間冦臣助犒軍及賑饑銀七千餘兩

賊始奔遁近境以寧既而鳳縣再陷蜀賊入秦州楚賊上興安六月自興安西鄉犯郡界游擊唐通憑漢江力拒不能渡賊方東鈔澤北據鳳西擾沔縣寧羌南鄭孤城在萬山絶谷中賊四面至覆亡無日臣于肺腑至親近也于藩封至僻陋也于寇盜至危迫也惟陛下哀憐

韓王之言曰賊以七年九月初五日攻平凉東西兩門交急賊已從東關之北攀而上都司李應孝劉添祿手擊賊殺七人膊之擲其首城下賊乃轉而東自辰薄盱

行始盡崇信靈臺涇州相繼失又轉入平凉之郭爲李
應孝所却而鎮原華亭咸被圍平凉屬城十破其五邠
乾汧隴鄰封鈔畧殆遍聲言芟夷四境即平凉在掌握
無所逃國初設平凉衛屯田碁置列三百寨官二百軍
三千有竒今僅存疋羸百十老卒何以守前一年皇上
念潞王苦寇急增設一叅將兵三千人即潞州衛屯糧
充餉臣願以韓比潞邀親親之恩焉初賊纔過河入豫
楚也雖稍偏宛汝荆襄各有警而荆州當陽先陷故惠

王奔命告急南陽城庳薄唐王捐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功又與王因他事齟齬王以為言帝震怒逮振豪下之理王請以陳永福為帥將亦援潞事以比帝弗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又奏曰臣有莊田數百頃為朝廷恩賜及臣祖父之所封殖以十月十一日之交賊燔燒聚落儲偫略盡守舍輔國將軍顧熼遇害其母梅夫人重創死賊往來瓦屋石橋臣祖墳園咫尺繫臣心腑旦夕靡寧南陽恃鄙而不警備臣出私財蓄火藥

布渠答賊是以避弗犯而焚我郊保令七月不雨二麥
未藝臣鄉沈家冲飢民揭竿有平林下杜之志可為寒
心又曰臣府護衛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
番直給撫臣以下由使甚無謂也惟明詔念臣困戹以
全軍見還臣得賴國恩周廬擊柝遠斥堠無恐帝報之
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宗朝定制已久朕不敢變諸可以
為王捍禦者不愛于王當帝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
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郡縣吏弗詘體于王者王得自

言即所持非是帝輒劚天下法以右王帝又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其後上書言事得乗置至京師日益衆或非所宜言帝亦浸厭之不能有以禁也帝發金匱書得髙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為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為法帝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却其奏再詳之有朝士顯謂儀制郎吳之屏曰君胡不以

有唐故事告上乎夫入為卿士出為牧伯此三代制唐室諸侯王兼官借職不必以其階如曹成王者傳稱其為參軍刺史可攷而知也今宗人坐糜國儲奈何不講求通變于當世可施行者而專以固陋逆上意吳愕眙弗應宰相大僚無一人讀書識國體者以此大不懌禮侍郎陳子壯署部事主覆奏遂欲以守官堅執為名高各藩皆知帝意所向懷廷論切弗敢爭而唐王獨貽書子壯相駁難王素辨博喜文詞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

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厲鋒氣持異同為足畏而已帝尋惡子壯疏詞强諍下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王王亦浸驕薄公卿為不足重當高皇帝時諸王得廵行所部革除後綱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熇出即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南陽既寇衝八年後彌甚王嘗望烽火接天思海内且大亂終日守空宮對僕隷拊髀太息曰安能鬱鬱效龐涓死此下乎中州督撫大臣見諸藩各以輕重逼寇患周

王好行其德福王日閉閤飲醇酒崇王奉浮屠戰守事皆聽將吏所為而南陽日陳兵自衛得材武稱然王血氣方剛恣自用又不能卹其宗人過寢淫上聞非真有淮南濟北之心伍被開章之計也帝既撓羣下重骨肉漸聞諸王怙恩德驕盈不自簡束南陽要害地而王建請轉廣書辭不遜順失藩臣禮傾側擾攘之際恐有赤眉樊崇平陵方望詿誤王以成狂狡之謀意不能無纖介會都門有急王請提軍入援事不行廷臣輒文致其

罪帝乃下詔廢為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慄息不敢復言兵事矣帝爲討賊需餉歲百萬民力大屈有司捐新俸有紀錄民入錢佐軍者假清卿秩優之下詔襃美風示海內焉武清侯李誠銘者慈聖皇太后姪也先朝待外戚有體太后母天下詎肯金錢私其親熹廟失御晜朝所積無訾省有傳其在李氏宫省事秘人莫知侯有孽子其母微家衆不以為兄弟齒侯亡爭財忿鬩告其兄藏禁物精鏐瓌寶累萬萬帝召見侯長子諭令輸助

國以自為名固對曰無有因發怒稍迫趣之亡何得病死帝追感先后取田宅還之餘弗問誠銘長子錦衣百户李國瑞次子李國臣孼子李國正國正奏莊房地土金銀外宅珍寶數百萬帝命遵吉解部以襄城工國瑞娶于新樂又與嘉定為婚姻故新樂太夫人及嘉定伯奎皆為之請帝弗許後以慈聖憑語于皇子而免時有上書者曰諸王跨土連城衣租食稅此皆縣官力也今天子憂勞日昃苦征繕之不給王高枕而王一郡天下有急王獨得安耶願下明詔遣近臣諭旨其上國帑以贍軍用帝曰朕以方內不靖為諸王憂維王骨肉兄弟共吾

一體詩不云乎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其詔有司弗復言久之卒莫應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改為一萬石秦晉楚蜀地相埒周于後徙封皆極天下膏腴商賈百貨所輳殖其富比京師萬歷中人傳楚王名他人子為子後嗣王妹張郡主索貲財不能滿宗人相告言（楚恭王無子取舅王大之子子之其家亦取家人子一人以進乃後封通山王者也恭王長女張張郡主為討蘆洲不應又宗人雙橋負王府貲五百金被鎖郡主請寛不從怒而發其事）帝遣官即訊王行金累億萬事得解楚坐此少減耗而四國俱完他王雖高帝子不

及也文皇靖難後自言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祿不及十之五累聖所封後親屬漸以疎即恩賚亦浸薄惟神宗四子帝叔父最親瑞惠桂在熹宗朝始之國開邸之日淺土瘠而多故天下皆憐之獨福王在兄弟中莫得以為比福王神宗之愛子也母鄭貴妃最幸王皇后無子光宗于兄弟居長繫中外心帝意亦素定第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即觖望雖至尊亦兩難之伏廷諍力稍自強浸尋乃日為離間諸大臣調護萬端元

良既冊命而四子同日出閤恩寵惟均凡以為鄭氏也
福王大婚費三十萬營洛陽府第二十八萬帝非貴妃
不寢食妃一子雖長猶不離抱聞其將遠離日夜泣請
之國日期者數十百奏置弗省最後妃弟子鄭養性亦
言之雖非至誠顧以太子名號久正帝春秋高久病不
乗此時早就邸為王富貴計何庸復待乎妃亦心動言
之帝不能戀戀母子情獨辦治國裝宜厚帝喟然從之
當是時海內全盛帝所遣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

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陜西異織文氈罽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羸羨億萬計名入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之九以資王諸宮人中使竊言曰王本共天下此不足計也特為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所司爭之力得減半中州腴土苦不足度山東湖廣界以充王又奏乞江陵故相所沒産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并四川鹽井榷茶銀自益舊制王府田聽民佔而徵其賦王左右勸王多規肥饒地入府為永業

既則伴讀承奉諸官假履定步畝爲名乗傳列旌旗笳吹所至索輿皁餼廩無算田之良楛租之多寡肎懸其口常過汝州擅殺人山東江楚之間富家憂擾奪農夫疲供億天下騷動其請福府食鹽也于洛中設邸閣中使至淮揚支王鹽一千三百引乾沒要求輒倍中州舊食河東鹽有令旨非王店所出不得鬻淮商開中既詘晋引復滯九邊軍餉無所資帝悉其故命換給長蘆然去洛陽遠以爲不如河東便弗肯改自慈聖登遐未兩

月而愛子去滕下帝忽忽不樂瑞王年二十有四婚未
成惠桂齒相亞無選擇命羣臣交章叩閣率寢遏而福
邸信使通籍中左門一月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
亡命之徒探風旨走利如鶩閔不畏死張差龐保劉成
之變緣是而生然兩宮慈孝無閒王亦專奉己無所睥
睨訖于三朝繼綂骨肉晏如原本祖宗家法之善而光
廟因心篤愛爲卓絕已及崇禎中王失神考久貴妃亦
前歿內官宮媼爲王中詗京師者多失勢老病死河南

大亂王于國家屬尊地近在宮中時幾奪宗獨性不喜
賔客智謀竒計之士莫進乎前所好惟婦女娼樂中外
為不足忌然終用敗十三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王謹
錄簫牡不憂念宗人百姓援兵之過洛者口語籍籍或
詈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
手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聞之惟以大計動王王不
用先是秦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原餘衆散略盡自成竄
漢南秦兵蹙其北左兵扼其南窘不知所為伏一年有

餘不復出食且盡謀自經養子李雙喜止之是年秋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走由鄖均向伊洛河南饑民相率歸之復大振十二月李自成陷永寧殺萬安王采𨰈熊耳以西民保聚山澤者連拔四十八寨遂陷宜陽十四年正月壬寅黄霧四塞日青無光河南分守道王胤昌率邑紳警備總兵王紹禹偕劉羅二副將引其兵抵洛王召三將入賜宴加禮出糒醪犒軍十七日紹禹請以兵入城王箋阻者三不可止劉羅

二軍背東南關而舍薄暮有叫呼聲東莒燒土門詐云

逐賊抵七里河與之合十九日賊至羅維用其火軍反攻

東城見乘障有固志護保者訊應實報曰城守嚴馮太

守一俊守南王兵備脩昌守西張知縣正學守東王總兵暨衛

推官靖忠主行檄而西北陬為衛分地賊命其下向西北

攻二十日王見事急出千金募士縋而出用矛以入賊

營昏時賊漸退夜半王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相笑

諾執王脩昌屬刃于其頸口噤齘索餉紹禹從旁解軍

以手推之曰此豈老總兵當言時邪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賊入王逃匿民舍中明日賊跡而執之道遇呂維祺年已邁爲賊反接奮其首視王謂曰王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王瞠不語尋遇害賊踞王宫醵飲薦王于俎沟其血襍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也維祺大罵賊死之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捽去承奉呼曰王死其不願生就若乞一棺收王骨即齏粉不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下車兩人即其旁自繿東闗迎恩

寺僧道濟者鄭貴妃所剃度以替王入道者也乘賊閒
舁其櫬止廡下祠而哭之審理李春茂典膳張守賢典
樂劉文魁縋城遁世子亦走免遇官兵疑腰有寳物裂
其裳裸露道旁得一護衛軍牽挽過河廬于孟縣訪求
福王妃尚在相見不復識抱持哭初賊之入王府也珠
玉貨賂山積裝縑囊負任以入盧氏山中發王府中金
及倉粟大賑饑民時杞縣人李巖衎者宋獻策起從賊
教自成為好言紿衆曰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

故殺之以為若曹令饑者以逺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願從軍者月食四十金趫敢能為將者倍之從我可富貴無為交手死民奔走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絶用雒陽掾郘時昌為偽總理俾守城實棄之去也豫撫李仙風于二月十日至河南府取時昌及從逆張旋吉以下十數人梟懸之稱恢復功其道府推知等官皆在惟白尚文死不得其尸云已為饑民所噉食矣叛將羅泰劉見義不知何以見獲伏法王紹禹初傳死于兵

後膠致京磔于市事聞帝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遘于閔凶其以特牛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餼餐備凶荒之禮焉（帝發御前銀一萬坤寧宮四千承乾宮三千翊坤宮三千太子一千又慈慶宮懿安后銀一千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銀五百皇考孝溫定懿妃五百俱著王裕民冉興讓葉高標齎往以慰卹福藩世子）嗚呼春秋之義大責帥以上相專征之重而親王不以其道終君子謂督師之罪無所辭矣夫洛陽周王城自漢以来都之三川天

下之中地四達善戰者所必爭嗣昌乃專力于鄖襄而緩備于京洛賊因抵隙蹈瑕而王紹禹羅泰之軍得以動于惡乃道路所傳有謂兩王繼陷福隕而襄隨之者帝與羣臣弗信也嗣昌之將行言于帝曰臣請以襄陽為根本其規度襄陽城也仞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柩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嗣昌雖移駐夔峽軍資甲仗在焉諸將左良玉以下并帑于城中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為天險賊之得志于洛陽

也移師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資守陴者而特懸賞有殪一賊者予五十金士踴籍大呼聲賊賊未退同時南陽汝寧皆千道疲敝唐新立崇僅堞宮垣以守帝詘指念磐石諸宗曰秦蜀遠楚與豫接壤而荊辟處江介一州當有虞心襄陽宿重兵即惠邸在郢中可無恐況襄王乎一日御武英方進炙咄咄顧左右問汴梁云何忽宗人丞傳襄府福清王有表帝推案起曰果爾襄王真不免矣福清王奏曰臣常澄襄

王之次子也臣藩奉國厚恩世守赤社不意二月初四日夜半南門火一城靡沸傳曰監軍道家丁反臣父殿廬火亦起融風吹之延爇萬屋臣寤夢中聞人馬聲飛鏃著臣頭目見城中兵亦與格鬭天明賊大至太守王承曽保臣及臣弟進賢王常淦突圍出臣遣人探父動定始知初五日被賊執至西城樓殺死放火燒城肢體為燼拾頭髗骨數寸以歸臣一慟殞絶臣宗弟貴陽王常法于西城門外被殺臣兄已故世子宮柩盡焚殺死

蘭陽王母夫人徐氏太和王妃郎氏宮人李氏等四十三口臣父國寶內官張進喜投井得存臣兄襄世子常添先于崇禎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薨妃聶氏繼逝臣父前經赴告道遏梗未奉慇綸痛念臣父托體王家沒身賊手臣不能相從灰土慚負天地惟皇上早殄此賊俾微臣雪父兄暴骨之恨帝覽之感動命所司喪葬一如福邸禮（襄王追謚忠王葬城西青安山）拊几歎曰襄洛天下形勝而襄建瓴東南憲王以仁宗愛子徙封于襄有深意襄亡

陪京必震恐且曰朕為天下討賊浹辰之間兩王皆以
國斃是天厭我家而剪棄其子孫也不然賊何以至此
顧疑楊嗣昌獨無奏久之知張獻忠邀殺閣部觧餉官
于路竊其文書傳箭以入城嗣昌所積五省餉金弓刀
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洛陽國帑而襄陽
軍資兩落陷闖獻遂不可復制嗣昌在重慶聞亂返荆
州將謁惠邸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
襄王嗣昌慚乃縊是年東宮田貴妃薨妃帝所愛幸生

兩男皇五子早殤永王年少帝感天下亂悽愴骨肉傷
懷有老宮人及見定陵問以宮中往事稱神宗晚年王
皇后稀進見福王辭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
來入朝大漸時顧視貴妃用洛陽為念因言孝恪皇太
后病篤光宗請旨得往省孝恪日已盲兩手捫太子欲
有告光宗遽曰皇父鄭娘娘待兒子厚令鄭娘娘長御
隨以來孝恪悟其意嚙指曰我所嘗備極天下苦兒知
之足矣復何言遂訣光宗即位之三日懸母畫像對之

拜且哭會宴駕無人言貴妃時事者果母子崇寵擅天下邪以今觀之亦何益帝爲欷歔起周皇后居坤寧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閤非帝命不得朝一日帝坐便殿太子前致請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而上歎曰若不知得幾見而毋而動闗我乎今後弗復泥常也宮中所奉宣懿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嬪中推謹厚撫愛諸王帝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常朝歲節畢見帝就便坐俄欠申偃别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

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帝覺乃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雨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自以年才踰壯為國事磨耗瘁困劣在太妃前惽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為之泣下帝亦汍瀾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劉太妃以十五年帝之薨年八十有六

戞汴急也尋聞圍解乃由王故得全則大喜既下詔褒王且加勞曰此高皇帝神靈憫宗室子孫維城莫固啟王心而降之福也又以其意諭秦蜀楚諸藩曰王不鑑

洛陽已事卒茍能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先是肅王親廟不戒于火祏主儀象皆亡賊登臯蘭山涉乾鹽池入慶藩國界荊王見革左詭降欲與爲好名入宴盛帷帳陳女樂具百人之饌以饗兵見者皆憂其啓寇心荊王嘗戴小帽過酒肆茶坊游戲曰如此世界且圖樂耳其它王初因遠不及寇皆以書來省難比李青山蠢戾于濟北呂瘦子跳梁于湖南益王益王端王十一世孫定王由木之子亦稱建昌妖人密教實繁有徒江湖海岱亡命逢蠭起而臨藍平凉乃云宗人通

賊長沙城內有穀城主撥置奸黨楊吐虹等為賊內應帝以為此同姓深恥皆由諸王平昔不能樹之以德董之以教故窮奇饕餮棄親即異生其禍心論天潢支屬惟周為睦故惓惓以周王為宗室儀表周自定王啟土憲守其共德而加之以文東書堂集古法書手自臨摹勒石暇則製樂府被新聲梁園士女弦歌之渢渢乎盛世之響焉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為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周有中原文物之盛比肩儷美稍欲加尚之

萬歷初周鎮國中尉睦㮮為宗正招延通儒講串經義以教同姓諸生作五經稽疑帝系世表竭四十年之力訪求遺書牙籤識別㕓萬二千五百餘卷自大內秘本所未有者西亭竹居悉丹鉛讎勘西亭即中尉竹居者其子也王即趙宋故宮為寢城南有繁臺遺址四方賢士大夫曳裾來游比于相如嚴助宅王小子侯雞鞠狗馬多豪少年之戲獨汴梁宗人贍文詞被服嫻雅左右列敦卣樽壺丹青竹素在昔高皇剖符之日備物典策

申之以訓詞分之以彝器百年有道弘長詒謀燕翼子孫多彬彬三代之風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其周宗之謂乎夫國于天地命祀山川河與崧高周之望也周之始封即憂河圮而遷洛尋復返舊都歲有事于河至端王末載發秘記讀之曰王室將衰河決為害王告其世子以為大慼曰後二十年必驗令王立冦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槷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檁者尺有二寸每春漲嚙隄吏民刑牲沈璧走馬傳籌報

水至何所與烽燧等自汴梁受圍帝以中原為急用丁啓睿為督師赦傅宗龍用為秦督擢廵按高名衡代李仙風為豫撫九月宗龍兵敗死于項城秦撫汪喬年誓師出關于襄城被殺自成乘勝圍南陽總兵猛如虎戰死十一月四日南陽陷唐王遇害于麒麟閣唐王之遇害也有湘安王尚在帝令附近州縣居住又唐王裕妃張氏顛沛居襄陽有詔撫按官護衛供膳俟修整府第迎養舊邸十二月自成陷禹州州嶽王故封地王㢘專城太康王以下七郡王多死二十四日李自成引羅汝才之衆再

圍汴梁高名衡偕巡按御史任濬總兵陳永福為城守
丁啓睿在許州不能戰入汴梁避賊周王盡出庫金犒
師被傷者與殺賊同賞賊衝車撞擊負戶穿穴城壞二
十七處皆距躍可上垣如大逵永福率吏士力鬬賊飛
火發機洞胸達脇愛弟親將碎于背後終不為動矢射
自成中目手爇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晝
夜鬚眉焦灼揩血滲漉生馘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
有八級城乃克全賊以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退屯朱仙

鎮三月癸亥賊復進為攻城折傷士卒遂起長圍期以必拔帝先起孫傳庭為秦督至是更用侯恂率援勦官兵救汴左良玉壁于近境憚賊弗敢擊汴梁食盡人相食九月十五日河流驟決其聲如雷水沸鬱數十丈王露次闉闍七日督師侯恂率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迎王與二妃世子後宮貴戚三十餘人乘夜達堤口止于河北柳園坊太康伯張皇親之第人民枕籍死者累鉅萬或乘髙縛筏銜繩浮渡以水湍悍非樹絓屋角即身

槁樹顛游涌而逸者十不得一城中淤泥反土信宿填滿水由來家集分三股一直衝破汴城至二十二日水將與城齊西分二股圍住賊巢賊奔吹臺避水○或云賊由馬家口決河灌城○河決後改從杞縣唐邑亳州以入淮河賊竟往西南一帶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禹導九河玄冥効職魚鱉咸若玉帛來同迨乎三后之季汾洮弗宣殽洛交鬭龍蛇起陸百川沸騰自古記之周為國之分子奄宅土中析圭之後麟趾發祥騶虞告瑞古稱魯衛今有周京何意猰貐蚩尤跳宕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助殃頓使

士女化爲沙蟲廟社淪于陷井十王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昏墊洪流堙沈息壤可不痛哉初李自成非能知水亡人國效王賁之灌大梁者也彼恃其累勝下睢陳捲宛洛苟得一都會則搁然欲自王及見汴沒于巨浸乃聚其徒謀返據襄陽或曰楊文岳以真保之兵守汝寧崇王尚在若秦將吏出關而汝蔡復犄其後中原之勢尚未有所分也十一月某日自成乃下汝寧殺文岳取崇王及世子行賊圍急有通謀崇王中貴矯王旨議降者文岳砍柱

厲聲曰誰爲此言吾當手刃之王亦誓死守或勸之去曰我去如百姓何其被執也賊令諭降州邑之未下者王不從遂于沁陽遇害并世子慈炫俱死尚有王之弟河陽王由材王之次子慈焜亦與難而以兵臨襄陽福清王以社稷之鎮公子兵至走免是賊再克而襄再亡也襄不言陷言易也惠尤不辰惠王諱常潤以全郢之重鄖與沅二撫之左右我而不能一矢加賊奉王以次于湘潭天子以上游形便有司之過裨王失守不得已下璽書慰勞焉十六年正月闕日張獻忠陷蘄州荆王先薨賊下令圍王宮盡掠其所見妓樂蘄人初憂

王為誨盜果驗左良玉畏自戕之偪過武昌以軍事謀之楚王王又畏良玉之偪而恐其弗行也嘿不應良玉辭而下王乃自募承天德安之潰兵給以餉用長史徐學顔領之謂之楚新兵獻忠破漢陽五月二十九日于煤炭洲以二十艘輕軍潛渡楚新兵開門降賊衆將崔文榮長史徐學顔死之故相賀逢聖正衣冠投于水王為獻忠所得遺貲尚百萬賊縳王置所乘輦舁而沈之江惠王之走湘潭也舟遇風于陵陽磯楚士大夫從弩

于王者多漂沒王僅以免張獻忠陷長沙吉王惠王走衡州獻忠陷衡州吉惠桂三王走永（桂王諱常瀛皇七子李貴妃出與惠王同母）獻忠追三王于永湖南巡按劉熙祚遣人護三王入西粵以身當寇入永州死守城陷不屈遂殉難時湖南諸邸岷以他事遇于亂榮先薨（榮憲王由枅之子慈照崇禎闕年封闕年薨絕）武岡常德望塵而奔豫楚十二王皆沒而孫傳庭以十萬之衆折于河南李自成西入關西安宵潰秦王有軹道之辱獨劉妃慟哭以國破家亡不如死長史章世

炯自縊自成入據秦府僭偽號榆林諸將猶苦戰力不敵三邊覆沒慶肅同燼平涼受圍四日執韓王屠之賊渡河陷汾州懷慶福邸德昌王（諱由崧即福王）再走免與太妃相失河北山東諸王避寇南下賊攻太原取晉（晉恭王十一世孫穆王長子求桂以萬歷四十一年紹封）入大同取代（代簡王九世孫鼐勺以萬歷十四年進封）自成以三月十七日至京師向彰義門坐其左右兩人人有識之者曰此晉王代王也夫紀侯去其國春秋是之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謂之失位所以存滅

國重舊封也先朝以空名奉骨肉實奪之權故處天王
伯叔之尊勢乃制于黔首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于
諸王又何尤焉禮國君死社稷君子于襄洛也則著之
于秦晉也則微之城郭壞宗廟隳若是而王存焉者稀
矣自成既以犯京師國亡而獻忠于岳陽渡江由荆門
走蜀蜀錦綺百貨甲天下而世盛傳蜀王能作黄金自
獻王得鴻寶之書于内府子孫善黄白冶化然皆積不
用王恃其都為金城石郭蜀士大夫以蠶叢本不通中

國此遺種處弗復多憂戍都令吳繼善江南人才辯澗達有謀見賊據秦擦楚而北都之問不至痛哭于蜀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以來踣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道失德見絶于天也直以擁富貴之眥狃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闖傜黄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于夔關劒閣誠足自固否則

黃牛白帝亦屬夔庚黑水陽平更多岐徑乃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藺酋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藺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于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唇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

為殿下計宜召境内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饑氓出明禁以絶厮養蒼頭翻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義目以資援政教内修聲勢旁震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蜀世有共德王亦賢見其書太切不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典兵不與民事而蜀撫陳士奇迂緩不達時務廵按御史劉之渤稍彊執失人心皆弗能力諍繼善再三告以高皇帝之制于諸王寄

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一不戒以至失守王縱不愛身獨
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何終弗從五月而審知國信七月
而夔門傳賊遽至成都一日數驚 闕 夜呼曰闖至矣
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為謀以其宮人避于荒
富家亦從笲以出之渤持不可乃已八月四日獻忠傳
城下王始出其金懸之市購戰守者莫應賊攻圍三日
夜以巨礮穴城東北陬而震之城崩遂乘以入王遇害
劉之渤罵賊死吳繼善闔門死者三十六人同時成都

府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俱死嗚呼蜀竟亡矣
當獻忠初入蜀而瑞王先以漢中危解奔竄于重慶為
賊所執殺之天無雲而震者三（瑞王好佛從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導行之費輒大獲早歸其死于重慶也見一道氣直沖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之兵解云）瑞王在宮中衣服禮秩降等兄弟王善地而已王醜
地日苦兵秦將吏不能救資蜀帥以援故其急也歸蜀
而卒死于蜀悲夫

綏寇紀略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綏寇紀略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綏寇紀略卷九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通城擊

萬歴三十四年丙午五月十日丁丑卯刻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芒異冐熒惑夜犯房宿六月陜西地震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風拔樹大雨雹涌水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闢地李王分其徒十

二天十二星十六佛將以長至日李王出世事覺誅之
八月二十一日丁巳李自成生于延安府米脂縣雙泉
堡之農家與膚施人張獻忠同歲父李守忠也隷行太
僕爲養馬户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忠娶
金氏而無子既以姪李自立爲後矣禱于華山夢神告
之曰以破軍星爲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爲黄來
兒六歲教之識字大能記憶踰常兒顧跳踉不可禁守
忠曰黄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頑戾何長名鴻基改自成

從延安人羅君彥者學刀槊頗盡其技守忠金氏先後死李過者兄子也相與為傲盪盡亡其父貲乞貸于邑之艾氏艾著姓有為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舉人以自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扶之自成鬬狠無賴數犯法米脂令晏子賓者械而游于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甘州投甘督梅之煥所部叅將王國為兵國奉調遣過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國遂反安塞人高迎

祥故馬賊逃兵李成龍糾為亂饑民王異應之異一名大良因自號大凉王迎祥自號闖王馬著門表馬賊且特起也自成于高為甥舅往從之自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闖將其在山西也有闖塔天八隊闖將皆張姓不知其名自成不甚著澠池既渡河迎祥乃獨雄諸部而車箱峡已困復逸官軍稍稍知賊帥中有李自成矣初自成西寇鄖陽破竹山竹谿房縣官兵追及之賊走紫陽入漢中連雨四十日馬乏芻多斃弓矢俱脫自成大

困于車箱峽詭乞降總督陳奇瑜受之自成既過雲棧
出險入鳳翔掠隴州勢復振衆至十餘萬副將賀人龍
張天禮為所敗斂兵守隴州自成圍之四十餘日洪承
疇檄左光先赴援與人龍合擊大破之自成竄入終南
山已而糾其衆東下鳳陽之陷也張獻忠與自成皆在
焉獻忠得陵監所教響手小奄十二人每飲酒令之奏
樂自成求之勿與固以請獻忠毀樂器而後以其人歸
自成殺之兩人由此相失自成與迎祥再入秦自成從

終南出大掠富平寧州副將艾萬年與自成同里有夙嫌賊攻益急萬年曰我早知自成無賴曾訴之官令必不利于我出砦大戰敗而被執罵賊死無何張全昌賀人龍皆為自成所挫𠷣總兵曹文詔百戰將于真寧陣亡迎祥自成兵益强出關為祖大樂所敗迎祥自成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破之朱龍橋遂走登封密縣復歸秦九年二月自成走慶陽邠寧四月自成犯鞏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破自成于固原之沐家營自成走慶陽

環縣五月自成圍綏德州六月自成犯朝邑七月黑水峪之戰秦撫孫傳庭生俘高迎祥磔之都市賊黨以自成梟雄也共推為闖王然自成在關中自闖别為一軍黑水峪敗自成不在固非迎祥死起而綦領其衆也是月也自成犯階徽八月自成匿隴州山中九月出汧隴犯鳳翔于渭河窺渡十年正月自成犯涇陽三原四月據階成十月自成偕過天星由七盤關入蜀于是陷寧羌昭化劒州梓潼江油崇寧等州縣十一年正月官兵

破賊于梓潼賊分隊還秦自成走白水六月官兵至陽平關自成由陽平白水謀再入蜀不果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汛堵扼賊既不能轉而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繞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秦撫傅庭偕左光先駐漢中乘賊奔江斬千餘級賊渠祁總管等謀東奔豫楚官兵追之至升仙口又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逸祁總管降十月自成食且盡總督洪承疇偕傅庭共擊自成于潼關原大破之自

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走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
秀谷可成張世傑李彌昌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文魁
等竄伏崤函山中爲小盜不復出尋督師入援總理主
撫獻忠汝才約降我師無偵候獲賊諜者或云自成死
已而穀房叛自成喜出招其徒復大集秦督鄭崇儉提
兵圍之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道俾之逸而設伏
于商雒鄖均可一鼓擒也自成乘間走遂入楚依張獻
忠獻忠欲圖之覺再遁走闖部在彝陵聞而以檄諭之

自成出謾語倔强時賀左二將再大捷獻忠破膽自成為我師困于巴西魚復諸山其輜重在赤甲寒山不能進困阨數草間自屏養子李雙喜止之劉宗敏者藍田人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鼐者從後偽封侯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

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自成燒屯攜輕騎間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穀萬錢人心螘動杞縣舉人李巖者初名信熹廟大司馬李精白子也精白原籍潁州衛性倜儻非常嘗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李公子父奄黨也士大夫羞與齒信恒以為憾因亂請之督府用扞衛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傳云授安義襄鄉備禦杞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為通賊中州時討紅娘子賊紅娘子繩伎女也獲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從後乘間竊歸為杞人所執紅娘子來救饑民開

門納賊令亦惡其市名得衆遂執而錮之獄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迺殺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獄也思自成既為衆所擁嘆曰今日反决矣遂往投自成自成聞其名禮重之改名巖僞署制將軍用事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與其邑醫尚絅善絅好挾妓遊遊晉為賊得賊得醫者輒不殺絅尤親幸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奇其辨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陬者亦盧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遇牛之叔具

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唾詈之亡何金星私歸竊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為徽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之出河南也謁見于牙門自成得之大喜偽署弘文館學士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肯從李巖教以據中原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唱為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教兒童傳歌之相鼓動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身長三尺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過城不殺因以所掠散饑民民多歸之號為李公子仁

義兵傳聞者或即以為自成不知有李巖也自成以十三年之十二月二十一日自南陽來破宜陽殺其令唐啓泰二十四日移軍攻永寧永寧先有邑紳蜀撫張論者以川將儆守論病死其子吏部郎鼎延率家僮捍禦有功會獄徒牛可敬魏之明勾賊而守城都司馬有義潛通賊以二十七日四鼓登城殺知縣武大烈鼎延匿眢井免自成殺萬安王于永寧之西關兵大振攻偃師縣一日破之知偃師徐日泰罵賊為賊臠割至死不絶

聲河南總兵王紹禹者貪而無厭好斷軍士縑穀以自肥賊近後載重堅請入雒陽又收福王犒士三千金入其橐兵益恨乘夜反招自成入洛陽陷福邸縋城至迎恩寺為所得呂尚書維祺亦被執自成見之于西關周公廟曰呂尚書日議兵餉殺我曹今當何如耶呂曰吾為兵部尚書恨無兵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夫何憾賊欲跪之不屈北拜闕西拜父母伸脰就刃色不變福王趺坐于地賊逼之王閉

目揺首不語已而大罵因遇害郛妃世子得脱走河北世子繼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皆自經内執事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三十六人外執事書堂官焦如星良醫張鳴臯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有司則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脉冗官武職共九人為賊所戕守道王胤昌重傷賊退後數日死餘知府馬一俊推官衞靖忠知縣張正學俱在邑紳自吕尚書以下知縣劉芳奕韓金聲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

人苟良翰等多死賊從李巖牛金星策發福邸中庫金及富人之貲以號名饑民仍以洛陽掾吏邵時昌爲僞總理生員張旋吉梅愚盛等次第授僞官月給銀八十兩取賑施贏金付之俾募兵守而自移其軍攻汴豫撫李仙風慰安福世子于河北孟縣叛將羅泰劉有義亦逃至河北獲送京師聞自成已去牽其將高謙入雒取邵時昌梟縣之名曰恢復而汴梁之急撫軍顧不在周王乃出帑金五萬兩犒士巡按御史高名衡開封推官

黄澍祥符知縣王燮同設守賊攻西北陬最急祥符令部分捍禦有功矢石不避賊穴城將入守者投之以火賊被爇而死積屍與城平七晝夜不能下始解而去過密縣怒而屠之登封望風瓦解帝初落仙風職以張克儉代之會克儉徇襄難即補以按臣高名衡而保督楊文岳得進兵爾書先遣其將虎大威張德昌率五千人渡河兩將從仙風于偃師憂衆少未敢嘗賊已而文岳親至軍爲嗚臯之戰賊亦漸入山汴洛稱休息焉仙風

之在偃師聞土賊孟三據河陰率高謙張德昌之兵殄滅之欲以此為解帝尋遣錦衣衛逮治懼不免一夕絕吭死初丁啓睿之出關也聞闖部亡將由承天入楚楚撫汪承詔以荆襄幸息肩無所事秦軍斂漢津公私船啟睿徘徊五日不得濟折向鄧州州閉門詬之過內鄉內鄉令不與糴帝下詔重督師事權所過餉不給者乏興論而汪承詔止於切責亦以舍楚入豫從賊所急其言良是不足罪也于是左良玉自襄抵南陽賀人龍李

國竒之兵亦至丁啟睿畏自成而不能已于入豫也見
張獻忠在光固諜于諸將曰此亦一豫賊也其法當攻
瑕請移軍當之避自成莫敢擊詔乃于五月十九日出
故大司馬傅宗龍于獄拜兵侍郎為秦督專辦自成宗
龍年老矣向時部曲皆滇黔人于西北非所習帝特以
其宿負用之俾必盡死力識者固策其不效無何丁啓
睿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麻城羅汝才少與自成同里
閈羅年長弟畜之後以穀城之役唇齒獻忠獻忠好凌

折等輩浸不合既敗舍之去投自成于鄧州請改事爲兄自成喜獻忠既敗鄖西前茅八哨之兵無所歸自成又邀而取之附者日益衆袁時中者豫土寇號小袁營據蒙陰之義門窺鳳犯泗朱大典以劉良佐之兵大挫之于龍德寺盧九德率禁旅于界溝逐之時中乘風雨渡河其衆尚二十萬往投自成自成黠譎工駕馭他寇莫及也傅宗龍以六月入關與秦撫汪喬年謀所以平賊喬年清正士帝初以王裕心代丁啟睿撫秦既因秦

按臣張爾忠言其不足任改用喬年喬年以四月二十日聞命諜報自成將叩關西入喬年急跨馬傳箭率將士趙大胤等馳至商雒修烽堠部署未定而宗龍適至宗龍欲搜秦兵括秦餉掃境内以出而關中旱蝗閭左調發殫盡未能有以應也即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隸焉帝亦遣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汪撫送宗龍出關曰公破賊喬年身率所領為後距相與涕泣行宗龍既與文岳遇以九月初四日至新

蔡命軍中起浮橋期以明日過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我師與之值二督宿龍口夜名諸將謀邀擊遲明飛騎報賊過且盡所留惟殿後一軍我師至孟家莊諸將解鞍休士不為備賊匿精銳林莽間日旰出鬭賀人龍之卒先奔李國奇初接戰不能敵亦奔偕虎大威陳監軍同往沈邱避賊而兩督自以親軍與賊相持傅營于西南楊營于東北二更保兵北隊走有張副將者挾文岳馬上馳去秦督慷慨謂任監軍陳副將曰宗龍當死久

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并志决命不能效他人走也
乃召其裨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宣陳尚才孔臣思所
將六千人即文岳所置壁處重穿塹結壘誓必死文岳
是夜奔項城次日奔陳州賀李于初九日晡時得宗龍
小帖取二將來救不信曰此書從賊中來庸知非偽邪
呼沈邱令開門令乘堙咤曰若不往救傅督師入城何
為者不許乃同奔文岳于陳州自戌見宗龍無救于圍
外穿兩壕困之十一日我師糧盡殺馬十五日羸馬亦

盡十六日二更開營突圍遂大潰宗龍以十九日未至項城八里被執賊詭稱爲家將擁之趨城宗龍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傅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墮狡計賊刀斫傅右脇傷抉兩目削鼻礮聲起賊退家人盧三負其屍入城乃絕項人斂之于天吉寺哭祭之喬年聞敗仰天嘆曰傅公死討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餧猛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誓師次陝縣聞襄城新破惶惑未敢進也襄城諸生李永祺率父老出迎官軍時李自成

方殘葉縣殺副將劉國能而圍左良玉于偃城國能之守葉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賊殺其令張我翼而好謂國能曰若我故人也何不服國能按劍罵曰我初與若同反今則王臣也柰何從賊遂遇害左良玉偃城之圍始于臨潁臨潁為賊守良玉兵過殺所置偽官而取其牛馬財物自成怒盡銳與爭良玉避入偃城自成圍之急聞喬年之出關也釋偃城之圍來戰初喬年之撫秦也嘗被命發自成祖父塚自成破雒後聲勢日益張或獻

策疑其先塚有異者帝密下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者河間府靜海縣舉人後遇執而以自戕兵敗得脫仕至廣平太守有不死餘紀紀其事健令也有縣役詭孫姓實自戕族令詗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有鐵燈檠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跡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得李氏村村旁纍纍十六冢中一冢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斲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

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函顱骨并蛇腊之以聞賊後矢著其目舉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自成為之嚙指恨既知喬年出厲色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邪聞其多馬速圖之勿失喬年背襄城而舍交綏一軍盡覆斂殘卒數百人保襄城城壞未及修故受攻五日而穿潰喬年自刎弗殊副將李萬慶共死之萬慶及射塌天與劉國能俱降人忠于王事故書其官以媿不能盡節者尋詔祀襄城

自成劓刵襄城諸

生百九十人購永祺匿以免屠其族自成凡再覆秦師
獲馬二萬匹降秦兵數萬十一月乘勝遂圍南陽用大
礮攻城守將猛如虎破以計殺賊精兵數千巳而他門
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袍袖有血數斗過
唐府國門北面叩頭謝國恩自稱力竭賊剸刃以出其
背焚麒麟閣剌唐邸于其宮張妃及湘安王崎嶇走入
楚豫撫名衡按臣任濬以汴梁危蹙貽書督師告急丁
啓睿稱獻忠在商固山中庶幾旦夕擒令移之救汴恐

復脫掌握良以左支右吾不獲已先事自言非失策其究郡干陬出于不意即主上無如何下詔曲為解不欲明其譴也是月也李自成陷鄧州知州事劉振世死之鎮平令鍾其碩内鄉令龔新舞陽令潘弘通許令費令謀先後殉節死唐縣新野稽顙迎賊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自許以南無完邑洧州長葛鄢陵陳留禹州相繼陷二十六日李自成再圍開封開封者宋故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每攻城不用梯衝倣

古法專取瓴甓為首功責一甲士取一甎得者即歸營解甲臥惟後退者必斬取甎已穿穴穴初僅容一人漸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絙繫之穿畢萬人負絙而絶之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于城上鑿為横道聽其下有取土聲儲毒穢以薰灌之遇輒焦爛賊乃即城壞處環試火攻法以藥置甕中火震甕裂名曰大小放迸當其衝者無不糜碎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汴城之圮者二十七處

將迸火而攻之自戌下令曰今日必拔列精騎數千其旁距躍鼓譟俟城摧擁以入賊之穴城也土石之積于外者邱陵然已而火作内土堅外土浮内未及穿火反外擊石土之漲者及于天數千騎殲焉迺駭而遁城之未穿者亦尋丈耳嗚呼危矣是役也陳永福之功稱最撫按以下有詒奬其勞雖楊文岳亦得刷陳州之恥惟丁啟睿不能外犄角引其軍入城幾為賊所乘城既開而麾下散去且軍不戢汴人苦之遂獲罪焉賊不得志

于汴梁攻陳州副使關永傑力戰被執知州侯君耀罵賊皆死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賊嚼齒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商水遇輒潰邑紳通政使李夢宸宣大廵撫張繼世各于其地嬰城殞歸德者嚮為州後因亂政獨無藩封不置兵知商邱梁以樟者故鄖撫夢澤子也邑舉人徐作霖吳伯裔伯胤相與集鄉勇為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胤死以樟被兵尋

救甦遁于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儀封杞縣空城逃開
亳亦繼陷魯山令楊呈秀郟縣令李貞佐寶豐令張人
龍皆死貞佐尤烈賊入城厲聲曰驅百姓死守知縣耳
安殺何為賊褫衣冠倒懸諸樹貞佐大呼請訴上帝賊
斷其舌磔之母喬氏及妻皆死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
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
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帝先期赦孫傳庭罪召見問
曰卿度幾何人可破賊傳庭頓首曰陛下幸貰臣死臣

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既西行偵汴事者曰賊
碁置數十營望塵莫見其際傳庭乃圖上方略曰賊衆
且數十萬臣縱得士死力詎可一當百以時勢料之非
練兵二萬餉百萬不可帝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
前後不讐努力練所發兵足餉一月即捲甲出關毋得
逗撓取咎也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且家在米脂
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賊中傳庭在道故為疏請曰
人龍臣舊將也願貰其罪猶可用帝若不得已而後許

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謁傳庭面責數叱壯士收縛即剄之分其兵隸諸將或曰賀數敢戰有功與左良玉威名相軋以及于斃賊中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夫開縣之潰陳州之逃誰則為之謂其狂猘為賊憚者謬也帝既以僇人龍檄布告行間釋故尚書侯恂于獄因向為良玉舊帥起為督發帑金十五萬犒左營將士激勸之拔中州有司蘇京王漢王燮三人為御史京監延寧甘固兵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平賊鎮及保督楚蜀兵助侯恂保汴燮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並行文武迭

用中外赫然知帝意決于必戰矣于是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鎮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為緩攻大威等議不合既進軍羣帥皆潰帝傳密旨楊德政正法德政妄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剝軍善逃罪大應死人人快之○虎大威後在汝寧以攻寨中飛礮回死于雨花菴其事在良玉傳中汴外援既絕敵圍日固劉澤清以朱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依河為砦疏水環之謀以次結八營可達大堤築甬道餽粟城中劉本逗怯壁壘未成賊引衆來爭恇擾奔迸幾不及濟我師多聚于

河北日夜望秦兵出關不獲以時至開封之樵採斷人相食羅汝才衆亦饑謀他徙自成出餘糧稾之重爲盟畀以東城所掠爲分地乃留不去九月十五日三更河決開封自成前後三攻汴士馬斃者無算積憤誓必拔長圍半載師老勢屈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委之洪波迨秦師已東恐汴圍一踈陽懷東晉之兵必躡其後將憂腹背受敵方圖改算會汴人有計決河以灌賊者時城傍羊馬城周王募民新築者皆堅

厚為高岸而賊營直傳大堤我兵以為河決則賊可盡

而城中無恐故嚴雲京高名衡從之早為自成所覺援

師方鑿朱家寨口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艨艟驅所

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不止黄

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

没賊營亦沈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

以出流入渦水汴人皆溺死開封初受圍官以城守閱

民得百萬戶圍後民之死于疫與饑者十之二尚得八

十萬户水至周王從後山逃出率宫眷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露棲西城貫雨中撫按以下官從之督師侯恂遣總兵卜從善逆以舟師推官黄澍從王乘夜達堤口高名衡陳永福回城防賊侯恂嚴雲京偕監軍御史王燮擁護王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圈坊士民從而濟者不及二萬河身改從杞縣唐邑亳州以入于淮賊乃拔營向西南而去先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狂易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别所知將自沈于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皆以發狂怪之已而果驗是

役也諱云決河灌賊不意反為賊所灌帝以其孤城死守洊水天災堤決事不覆較高名衡慰勞養疾歸而黄澍名見授御史錄守汴勞也十月孫傳庭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甘為先鋒魯甘涼世將也與李自成遇于塚頭大戰高魯大破賊追奔六十餘里為高魯後距者左勷蕭慎鼎自成之敗也羅汝才旁來救遶出高魯之後左勷紈絝不習敵望而怖曰高魯沒矣遂奔餘衆聞之皆奔遂大潰喪材官將校

七十八人高曾所部失亡頗不多傳庭歸而執慎㽬斬之左勷以光先子令入馬二千匹贖罪當傳庭出軍天大雨糧車不進採青柿以為食士卒凍餒故遇賊至于甚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是月也李自成收裕州李好為之用汝才由魯山走南陽李好從裕走唐縣自成走息縣舞陽連營五百餘里自成復陷南陽屠之閏十一月十三日圍汝寧保督楊文岳先以援汴不利有詔戴罪防汝賊之至也監軍道孔貞會駐東關師先潰文岳督

兵戲下副將馮某戰于南湖賊砲擊南關營之我兵之被傷者濠水盡赤馮將軍自刎死文岳收散卒嬰城守西關叅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猶苦戰勢不敵兩將自焚營柵收其兵入子城殺所乘馬而自殺從死者千餘人翼日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不屈自成曰先生朝廷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爲耶文岳曰我恨無兵以殺汝今日死耳復何言僉事王世琮者初授河南推官與賊戰流矢貫耳而不動人號爲王鐵耳既就

執厲聲罵賊與文岳同遇害（賊瘞文岳尸立牌書銜以識之因感其忠也孔貞會被執去不知所終）知府傅汝為投河北通判朱國寶知汝陽文師頤俱死賊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挾崇王由櫍及世子行（崇王與其子三人暨河陽王懷安王皆被執王後遇害于泌陽縣○時四川援勦總兵溫如珍以不能援汝被劾）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退屯襄陽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大治戰艦于樊城自成至樊人苦左兵淫掠殺槖桔燔燒之良玉怒奪巨商峩艑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于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十二月初

四日賊趨白馬渡良玉移營扼之江水淺及馬腹賊死數千渡如故良玉拔營南行鄖撫治王永祚棄城走襄陽陷賊將賀一龍以十二日破德安襄陽屬城如棗陽令郭裕宜城令陳美穀城令周建中光化令萬敬宗皆城破不屈死賊再破彝陵荆門州沅撫陳睿謨至荆奉惠王走湘潭（睿謨平崗賊有功荆州非所轄奉吉故至護藩以行）自成以十八日入荆州湘陰王儼鉀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為城從城内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三

十日攻承天十六年正月初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歿楚撫宋一鶴留守都司沈壽崇並遇害知鍾祥事蕭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謹視之漢乘間裂裳為帛以自經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遂破雲夢蹂景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驅逼漢陽左良玉避之南下黃陂亦為凶威所讋置偽令焉惟鄖陽以降將王光恩

同鄖撫徐起元設守自成百道攻圍終不能下自成初攻鄖不下于五月三日撤營退回襄陽即往豫迎敵秦兵自成入秦後遣兵攻鄖者凡四光恩築砦于隘口賊營于砦下伐木積與砦平將攀援上光恩投火焚之礮擊砦破光恩以泥塗版且守且築賊以大船載砲光恩設水砦于漢江極汎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舟載火藥焚其營江水為赤賊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以步兵伏草莽出沒如神賊大潰光恩乃擣其水營盡獲其艅艎賊自是不敢窺鄖光恩乘勢復均鄧光化穀城進圍襄陽餉匱還光恩布衣疏食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賊初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軍尋進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曰

前後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縈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黄纛各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他營次第休息巡徼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攜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主芻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興一單布幕製綿甲紉綻至百層輕厚矢礮

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蹏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崗絶坂騰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黄河阻巒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鬛緣尾呼風而前馬蹏所壅闕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

合無孑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諸尸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防縋城者馬兵徼于外承其隙廵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于海無噍類由其法嚴故也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為下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有女樂數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

成常嗤之曰此老傭多嗜好不足數也汝才有衆數十萬倚山西孝廉吉珪為記室能用其謀自成之兵長于攻汝才之兵強于戰兩人相須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鹵獲自成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為自成部衆所侵屢以駑駘易其善馬滋不平汝才雖權時推奉李兄恃舊故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齊爾汝之自成之下宛葉克梁宋兵強士附有專制心憂汝才不為下間置酒讌語挑之曰吾與汝起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

圖關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疎時又醉張目答曰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專主為自成意色大忤蘄黃賊師賀一龍馬守應者與賀錦劉希堯藺養成歸自成于開封一龍等即所稱革左五營也賀一龍即革裏眼馬守應即老回回藺養成即左金王賀錦即爭世王劉希堯即治世王一龍守應惡相屬請自為一軍頗與汝才善自成疑之其下荆襄也令守應屯彛陵規取澧州一龍走德安規取黃州一龍至黃陂前阻水僅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過汝才營屏人耳語自成

衝之不遽發吉珪謂汝才曰某覯李帥非容人者令羣雄皆俛首所頡頏者我與革左耳將軍何不早自計耶汝才始懼然然弗為備有黄州陳生者容居襄陽遇亂以才智為自成所識又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其間私自念曰吾以口舌令二賊相圖可并滅也說自成曰汝才必為變自成不應過汝才曰將軍苦人以惡馬易善馬盡以字烙之令識別自為羣邪汝才曰善生其為我行之陳生故分前後左右烙馬字而先烙其左為一羣

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為號矣自成偵之而信盛為具請此二人汝才辭以疾一龍至宴笑甚歡五鼓已就縛羅兵猶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騎入汝才營托言事徑造帳中汝才方櫛髮未竟即斬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帥令誅之一營大譟自成先用賀錦劉希堯以收一龍之心脅曰趙應元俘慰誘其衆汝才之將曰楊承恩甥曰王龍以其兵散去先後皆入關從孫督師李汝桂以數百騎走安廬從左帥其中軍楊山旗

鼓朱養民他將王可懷郝有法及其叔羅戴恩皆慴伏側目思報亦未能以定自成見吉珪加勞勉後因事誅之陳生者其謀亦為自成所覺見殺自成徐按汝才軍簿即舊將分隷之叅之以親信于是兩軍之士皆屬牛金星敘以分等威中職守早自異于儕偶創為官名爵號大加署置自元帥以下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將軍次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各以等第降殺自成諸子錦自成妻之弟高必正皆居帳中號親信李

巖為中營制將軍與其弟年頗簡東其下勿縱掠田見秀為人寬厚以權將軍提督諸營事賊所過多所全宥皆見秀力也劉宗敏嗜殺狡悍善戰賊倚之亦為權將軍亞焉賀錦歸自蘄黃一見輸誠自成以為識所從又甚得曹賀兩營之心而能弭之不動拔為制將軍在諸將之右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鼐自成養子也又威武將軍黨守素副之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又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果毅將軍任繼

榮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此其中權親軍也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營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左營右威武將軍劉汝魁稱竈營右營制將軍劉希堯右營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純前營制將軍袁宗弟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營右果毅將軍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亦自成諸子也左目眇年少驍敢善戰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僖又有駱應標者亦後營此五營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

軍各率其偏裨以從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自戍在中州所畧城輙燒爇之無意守既渡漢江長驅入荆念天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徳安漸以及于汝寧而增置衛帥十有三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地也設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髙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為久戍又有楊彦昌守襄陽荆州襄之上游設通達衛用任光榮為制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荆州爇陵楚蜀之門户分通達衛左右威武將軍藺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

尉張禮水師六百人共為守守荆門州者都尉葉雲林本郏縣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荆門有彝陵為之蔽也馬守應于已貳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荆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楊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左寧南曾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已棄城走既與惠兵戰而惠大敗旺又再入城故旺部下兵為最强而獻陵我師所必爭即左營都尉馬世泰為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防左師之泝流西上也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衛果毅將

軍周鳳梧守禹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旣以磐牙屯據乃改襄陽曰襄京修故王宮殿居之楊永裕勸以即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雖寢永裕議而心善之頗采其言以設官分職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于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爲信僭改崇王由樻爲襄陽伯邵陵王在城爲東陽伯保寧王其爲宣城伯肅寧王術授爲順義伯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

來儀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户政府侍郎江陵

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

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岩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

胤郎中從事姓名之可攷者二十餘人郎中則户政府

徐邦王家柱從事則户政府閻泰定郭附龍游啟運楊

四畏禮政府劉清夢楊輝烈兵政府傅朝升邱之陶施

鴻翾刑政府安民興工政府蔣芬之陶尋改爲兵政侍

郎後死于襄城尚有宣令司張翔紀功司李定一而紹

興徐佳者知書數不受職在外則荆州防禦使洛陽孟長庚府尹長葛張虞機襄陽防禦使郟縣李之綱府尹盧氏牛佺佺金星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雍府尹江陵劉蘇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府尹江陵鄧璉又揚武州防禦使陳藎信陽州防禦使江陵黄閣均平府尹鍾祥劉懋先其府守有丞（荆州府丞張士政）有理刑（南陽胡邦彦汝寧鄒士閥均天吳閥周襄陽朱夢庚荆州王業昌安陸吳從繩）州有判縣有簿州牧自荆州牧韓瓚以下（揚武州姚欽明信陽州王璞鄧州徐即達郱州萬國定裕州吳騰芳光州

方遂邛州趙之壁尉州申敎隨州洪聖翼許州劉定鄭州彭奕焜汝州裴叔度寶州陳可新 闕 陵田儲歸州武張澧州俞興言固州高孝隨州汪鷺

縣令自襄陽令楊士科以下若干人

南陽吳鄞鎮平夏之弼泌陽康昇湘陰張光世南召李延大內鄉左懋延新野徐龍光葉縣王家楨真陽朱師熹汝陽樊仲表上蔡熊新運西平武顯祖新蔡徐必達遂平杜握瑜羅山張丹庭確山呂承顯光山鄭允孝商城梁凝祉固始呂相國息縣張文彬商水郁弘功沈平田維新均平稽錫太康姚通方淅川鄭際明鄢陵蒲封賢扶溝陳周南中年梁肯建西華姚聘臨潁王邦醇長葛陳濟鳴新鄭王克寬襄城武彥芳密縣冷英郾縣王槐滑濬陽石作霖滎澤某河陽蕭象新魯山劉爾萇郟縣周典宜城王克聖南陽金汝礪保康尚作聖穀城陳智均 闕 鮑一駿光化武湛京山蔡國瑞潛江趙國珍沔陽王良佑張來當陽朱維世江陵張允恭公安朱三

宿石首張維霖監利田振訓松滋張勉枝江王昂新宜都韓令卿長陽張耀國遠安王第魁司東王一垣梁山汪植華容汪一洪安陸鄧允漸孝感田助公内城魏文彪應山陳當道　自成偽號新順王

會左輔以下官議出兵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謀順流下金陵斷運道則燕都自困兵政府從事顧君恩進曰兩人所言皆非也金陵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取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

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有可攻退有所
守方為全策自成從之孫傳庭之敗於柿園也歸關中
招邊勇開屯田猶恐不足法用三家出一甲首曰壯丁
以五十金資之西人築樓櫓為守望令以一樓養兵一
人選嚴明吏為趨辦又自以前出關餽糧不至為賊騎
所乘仿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機曰火車俾得齎衣
糧毅弓弩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以自衞州縣工
匠皆糶脂夜作得二萬輛即壯丁掌戎右而奏用降將

白廣恩為火車總兵於西教場講肄之時左光先者宿將傳庭老之勿任任廣恩又以高杰副之廣恩在山海常桀傲不奉詔大掠臨洺關西走帝不得已命歸隷傳庭辦賊或以為反覆亂人傳庭弗恤也高杰尤暴戾不可法度使特以竊自成之妻邢氏為所切齒又前者戰塚頭有功故專恃此兩人者為軍鋒然傳庭苦不欲速戰常中夜呼其叅軍定襄喬元柱曰我以權宜任兩人此豈自成敵哉且我軍初集若遲久閑習以乘賊敝庶

可用其如帝意何王龍之踵楊承恩入關也其屬三千人皆驍卒傳庭問之以賊事龍曰賊勢重不可敵然襄陽野如赭百萬之衆何以供五月後必大饑因其饑而攻之可不勞而定督師厲威嚴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震慄關中荒責豪右爲捐助有不樂者譁於朝曰督師玩寇糜餉秦人日在湯火中累上書迎帝意催戰且傳危語以恫喝之曰督師茍不出關收者至矣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能

復對獄吏乎乃上書出關為師期自成在襄陽有傳其自內淅窺商雒者傳庭謀以秦撫馮師孔率甘蜀二師駐商設防已則兼程出關先以總兵牛成虎秦人大族世將家也副將盧光祖提興運各營之兵三千二百人由靈陜入雒七月二十三日至澠池前驅游擊張守義與賊游兵于下池相遇薄有斬獲傳庭以八月十九日率平治十營與白廣恩期於新安來會當是時賊圍李際遇於登封之玉寨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滋澗以邀我二十日

我師至滋澗見道險命下馬搜伏賊乃遁歸龍門二十二日質明我師追至龍門而賊營已拔留哨騎於伊河之西我降將楊承祖單騎馳諭賊哨蘇某者以五十二人歸命盧光祖又招賊將高紀祥降之傳庭全軍駐龍門催孟縣之糧別遣兵五千追賊於汝州賊已盡奔寶豐玉寨之圍亦已解豫帥則卜從善久在河北陳永福徘徊新灘秦所式方憂賊北渡請督師來救於進取未能贊萬一也自戍聞秦師之出也盡發荆襄之賊會于河南步騎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

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將渡河先驅千餘人北渡劉洪起逐之遂巡南岸豫撫按飛檄趣永福還兵河北擊之永福稱奉督師令不敢擅離及河北無賊永福又以撫按檄避督師此所以徘徊郭家灘也總兵牛成虎稟稱河北無賊惟滎澤河口曾有百餘賊過渡已被劉洪起堵回陳永福借駐郭家灘傳庭請加懲處有旨從善永福實降為副將戴罪殺賊自贖容有說傳庭者曰公不奉駐軍雒陽之旨乎自賊之西也歸德修復舊城永城繕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城故址餘二丈四門未隳公下令修築糾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土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糗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略

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雍邱宗澤之復東京也
公盍圖之傅庭曰吾據關不出猶為持重萬全今秦人
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氣且賊不旋踵
前送死致冠而不致於冦非計之得也九月初八日我
師進次汝州之長阜鎮偽都尉李養純迎降聞自成在
襄陽西舉汝寧及其屬邑鄧襄葉唐郟豐七城者待戰
諜者云賊老營在唐縣精銳屯襄陽撤郟縣偽將史歸
保寶豐幷兵設守以為犄角傅庭乃別遣游擊折增修

從曾山間道搗唐縣而督師自以大軍從汝州進迎初十日我師次寶豐賊已改爲州其守兵多且樓櫓亦甚固傳庭曰我師前爭利而寶豐或掎其後則腹背受敵矣諭降不下乃留攻之十一日自成來援白廣恩高杰盧興福分兵夾擊戰小利賊却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騎來援復爲廣恩杰所却我師以是夜克寶豐擒僞州牧陳可新州判姜渭僞郟縣令周英主簿劉溥僞將蔣山李大存孫月等誅之十四日我師次郟縣賊萬騎迎敵我

前鋒陷陣擒其果毅將軍謝君友砍賊坐纛旗尾自成幾獲捕得汝才逃兵王定口稱賊唐縣老營十二日夜半為我師所破輜重俱盡妻子細口被殺一營皆哭督師軍聲大振會天大雨轉道濘數尺糧車日行三十里士馬多饑或勸退舍就委輸者傳庭曰師已行即還亦飢不如破郟縣就食遂攻郟縣破之郟窮邑也得馬贏數百頭噉割之立盡雨不止傳庭頓郟縣五日不能進十七日後軍譟於汝州降盜陰通賊賊突騎復大至賊以

輕騎出汝州白沙抄絕餉道我師饑且困有流言傳庭不得已分其軍為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已與高杰從小路還師迎糧而陳永福閉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汝按甲三日以待我弗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永福雖斬之不能止乃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二十一日我師返戀還戰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鬪將吏之怯者

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新調發未習戰陣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輈塞道馬絓于扃及衡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傳庭于各州縣三丁抽一名曰壯丁造火車約有二三萬皆上載火砲中載衣糧以白廣恩為火車總兵在西安教場操演法非不善以壯丁為不教之民故敗步賊手白梧遮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躡我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傳庭之退軍也使高傑斷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懼為賊所乘棄兵潛遁賊兵追躡之傑兵大敗獨廣

恩兵得入關

初自成之出襄陽也以兵政府侍郎邱之陶居守之陶相國瑜次子也宜城陷相國父仰藥死之陶爲所得署兵政從事年二十餘有姿容器略自成甚重之擢其官委之筦留務襄陽尹牛佺雖賊相子倚任不及也之陶欲以奇計誤賊遣人間道走武關以蠟書進曰督師與之戰吾當詭左兵大至以揺賊心彼必返顧督師隨其後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爲自成邏者所得督師與之陶不之知傳庭恃其有

內應連營稍前自成故見其羸弱以誘之深入其計反為賊困之陶果舉火報東師之至自成驗得其詐呼而詰之褰縣出孫書責其負己支解之之陶大罵曰我豈從若者邪恨不能盡殲汝醜類以報吾君父言未畢於口而絕督師取僾道過河入晉傳庭渡垣曲走關鄉賊兵追至孟津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東營步兵俱殲焉兵之脫者猶數千氣傷沮不復振高杰曰三軍父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强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

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為戰傳庭叱曰若賊已進關則西安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十月初七日自戍率大衆攻闗白廣恩猶苦戰高杰以廣恩賁已於寶豐以致敗擁兵不顧賊從南山遶出其背為夾攻力不敵闗破杰奔延安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賊遂破華隂傳庭收散卒圖還保渭南賊追及傳庭與叅軍喬元柱躍馬大呼而沒於陣知渭南楊暄偕訓導蔡其城守渭南舉人王命誥潛通賊開東門城陷暄死之是

日賊攻軍陷華州初九日屠商州商雒道黄世清不屈死初十日陷臨潼十一日逼西安主城守者為王根子而孫可闕　練總兵專護秦王衆寡不敵留川兵之歸蜀者五千人助防兵無冬裝勸秦王以人給一綿衣弗應天寒傳餐皆結為冰根子射書城下開東門納賊城遂陷闕　雜衆中逸去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按察使黄炯長安知縣吴從義指揮使崔爾達死之秦王被執長史章世炯自經紳士則右都御史焦源溥大罵賊賊

先斷其舌殺之副使祝萬齡從容拜孔子僉事王徵七日不食宣撫焦源清叅政田時震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死賊放兵大掠三日乃下令不得妄殺一人誤者將吏償其命改西安府為長安據秦府為宫收姬妾數百以充實之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即秦撫故署為吏政府都司為兵政府按察司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為工政府偽授秦王為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慟哭曰國破家亡不如一死自成遣歸其家分兵為三道以追捕諸將

李過出北道追高杰於延安杰東走宜川河冰適合遂渡河入蒲州絶蒲津以守賊追至冰解不得渡乃止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遁入蜀尋復降賀珍劉宗敏袁宗弟党守素出西道追白廣恩進次固原廣恩亦以城降傳檄徇下邑知蒲城朱一銃知中部朱新鍱自盡餘從風而靡自成發民夫大修長安城挑濠塹具樓櫓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閱兵於渭橋金鼓之聲震地毀居民屋以大開馳道於城中每三日即親

至大教場校射身御藍布袍張小黄蓋乘馬百姓望見黄龍旗皆辟易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百里諸米脂祭墓墓向為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骴自成乃築土封之訪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自成又改清澗縣為天波府以三百騎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回師疾攻殺知府唐時明居人俱盡自成初入關自以為故鄉所過村鎮慰諭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軍士束丁男以為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

又以衣冠必不附己諸舊臣故家為鄉里所畏服者徵而閉之空舍加榜掠以索其金死者并一坎埋之家不知其所在責渭南南氏餉一百六十萬禮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進士南居業居業從兄工尚書南居益皆被炮烙死秦人大失望西安都司舍人邱從周長不滿三尺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一小民安踞王府稱尊而所為若此何以得長久自成叱曰酗鬼趣提去初不以介意也秦士大夫如惠世揚眘者之望匐

甸受僞官然脅于凶逆非得已最甚者無如張國紳首倡僭號覬作賊相又爲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爲必見幸自成顧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紳斬之禮鄧而歸之家白廣恩之降也自成挈其手與共飯相對極歡左光先聞之亦降陳永福猶擁衆爲顧望自成遣廣恩諭意永福恐其責己曰汴城之戰永福親集其矢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懼無以全腰領自成曰此

各盡其事何害命取箭折之誓不食言諸將梁甫馬岱輩轉相誆惑多解甲上謁者惟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尤世祿閥閱亞王而威重過之李昌齡西涼勲胄以故總兵僑居其地賊入闗制將軍李過徇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副戎劉惠兩將軍推世祿為帥而與王李三公同守賊遣辨士延安舒君睿者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自成為手書以曉譬禍福不聽因四面環攻城上强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

城出戰殺賊數千人婦女小兒皆呌呼擊賊賊穿地道放迸崩城諸公巷戰力盡都公引佩刀自裁劉將軍罵賊賊磔之惠顯被縛過神木仰酖至二升乃絶二王尤李為所執去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公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挺立仰視天賊欲跽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柰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四公罵曰我大臣也汝草竊且滅不久毋汙我臨死歎曰我四人不早殄此賊致今日真死有餘恨賊舉城屠

之遂以兵臨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開門降慶陽猶為我守攻四日陷屠之執韓王副使段復興知寧州董琬邑紳麻僖俱死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而東過河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平陽總兵陳尚智降是時秦隴皆没惟甘肅帶河為固賊移兵取蘭州甘撫林日瑞以副將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而敗賊進薄城下乘夜雪坎而登日瑞及總兵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等皆死郭天吉軍敗還守與苑馬寺

監牧同知藍臺州紳羅俊傑趙宦等及千難殺居民四萬七千人西寧衛尚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即令為守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皆降進兵略青海党守素以一軍守蘭州置西寧節度使以故監軍僉事陳之龍為節度使而秦地悉沒矣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歷拜牛金星為天佑殿大學士釐定六政府尚書益置學士宏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知政

使書寫房以乾州宋企郊為吏政尚書平湖陸之祺為户政尚書真寧鞏焴為禮政尚書歸安張璘然為兵政尚書有渭南舉人王命誥者亦為自成兵政尚書餘官從自襄陽者陞賞賊帥給珠琲瓌寶人二升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英亳侯李錦李錦目亦眇軍中稱小李瞎子磁侯劉芳亮僎侯張鼐一曰義侯綿侯袁宗弟岳侯某失其姓名淮侯劉國昌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

世耀桃源伯白廣恩鄠陵伯劉某人河南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永福其可考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制有一馬儳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兵死令妻妾縊以從無別配按冊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肄出橫門以至渭橋職志環轉不絶金鼓動地用㤶三秦鑄大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次當五錢平物價從之設科目試士甯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爲第一草僞

檄宏文學士李化麟臺諫宋衛等頌功德張形勢以指
斥乘輿脅汙州郡自平陽降後再陷河津稷山滎河山
西望風送款賊以一軍上絳州一軍上蒲州二月自成
率其前軍過河牛金星顧君恩宋獻策參預密謀宋企
郊鞏焴陸之祺張璘然以偽尚書喻上猷李振聲楊王
休黎志陞以偽侍郎皆驂乘攻汾州破之徇河曲靜樂
遂攻太原執晉王晉撫蔡懋德殉節死自成兵至忻州
攻代五臺令迎降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兵敗被

殺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何以得至於此犯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朱三樂死之自成入大同殺代藩宗室殆盡犯宣府白廣恩官撫民書與總兵姜瓖約降巡撫朱之馮謀守城軍士無應者拔刀自刎死自成遂犯陽和從柳溝以入居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自成以三月十三日至昌平十九日京師陷駕崩其事在國史故不著夫自成已破太原踰太行躒真保可以直犯京師迺先攻寧武雁門者蓋以宣大天下勁兵處懼京

師急而為之援也是以偏師行入趙地其正兵則從兩關出代上谷乘瓦解之勢以盡收宣大之兵然後轉攻居庸以進先斷我勤王之師而京師坐困彼其視內外三關之勢可從內以出又可從外以入而京師孤注遂落其掌中嗚呼豈非天哉自成之敗於山海由固關而逃也（自成敗于山海之一片石或曰紅花淀）五月初二日又敗於定州（定州人殺偽州牧董一陽恨其虐政也）斬其偽果毅將軍谷可成左光先負創走牛金星以自成為不足輔頗有鞅鞅心而李巖者

向固勸自成以不殺者也其在京師劉宗敏居田宏遇故第李巖居嘉定伯府宗敏日殺人而巖於士大夫無所拷掠又嘗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軍中多稱之宋獻策極與善密說曰十八孩兒之讖得毋為公乎巖雖不敢應然殊自喜牛金星聞之因側目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柘城諸縣令為丁糸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巖曰誠予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敢動

即動亦可得而收也金星勸從其請既而自成以為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曰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巖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制矣異日者舉中州之豪傑以與闗中爭勝負即主上且奈之何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勸我從之金星曰巖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巖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在衆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揺遂欲

乘機竊柄以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自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為具與嚴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爵後并其弟年執而戮之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戰而席卷歸秦矣自成既西徙三晉鄉紳富户以入關中榆次太谷聞闖敗閉城拒守自成攻破屠之定襄殺偽官為偽磁侯劉芳亮所攻屠停壯丁膠置太原陳永福皆殺之屬城無不罹禍忻州祈州尤慘留其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

太原陳永福殺晉藩宗子殆盡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為策應在道怒吏政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選補多用乾州人鎖其頸至西安驛之使視事如故三晉士大夫皆迫刦以行得蒲州人韓霖愛其才以為參謀霖知名士久不第故樂為用以故太常卿張第元為兵政尚書給事中耿始然為刑政尚書第元之從於韓城也自成猝問之曰爾家在河北無恙乎第元倉卒不識忌諱謾應曰人皆以其為賊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誅之始然懼失自成指於

刑政所奏讞輒當之以死牛金星謂之曰君爲其職柰何無所平反始然稍敢爭執自成手其奏怒不測金星密以告始然惶恐夫婦皆自縊輩焴之爲禮政自成命以更定威儀服式雅不稱意捐杖之幾斃甲申八月自成新立其祖禰廟將以巳生日往祀焴仿古法爲山龍袞衣進自成被之忽寒栗索火左右爇炭於位禮卒不成怒焴曰若移兩山於肩以壓我將加僇金星力救免自成性好殺爲衆意所矯强詐稱仁義以煽惑愚民既

兵敗見齊晉多殺偽官以背之輒復狠強自用嘗往韓城二十五日鞭撻縣官斬掾吏名里甲而刑劓之發壯夫為丁多所造作徭役繁興米荳芻茭責之民者萬端韓人莫必其命戶政侍郎李天篤初論戍尋縊殺之妻子財物皆賞軍延安府尹賈我祺以贓穢死於市直指伍中愷謟為軍牧守以下如知鄜州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并其教官某等坐受納用銅稅斬胥隸不敢下鄉民有盜人一雞者論死惴惴莫敢犯法自成

呼其下相曰平章尚書曰樞密自以不知書命其下教

之作字又令講通鑑而聽之輒用己意論臧否少時饑

困盜主人羝羊鞭之見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遇其

家如故秦人又以此異之初自成即偽位天大風霾失

色心不樂入燕都抽矢射承天門意有所命不中中其

偏處既登殿而暈眩不能自持歸秦怪風作於西安麗

譙象魏俱敗乙酉正月大雨雪二月

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

大敗潼關破世耀死自成欲返據延安聞唐帥從黃甫川西渡谷英李過俱潰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開府庫任軍士分持去倉廩則燒之自成於十三日出東門至藍田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凍死於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之焚積聚也自成欲并以爇宮室市里會其已去見秀殿曰秦人饑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　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自成

至武昌左良玉時已率衆南下武昌虚無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皆肺腑戚諸將田見秀袁宗弟劉體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其衆尚數十萬分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為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詎再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鎗盡折迺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

戍令嚴兵行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戍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為刦盜取所荷鍤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臠分矣彼其弒君后毒生靈上天震怒之日久矣數窮氣索猶思披猖自恣山神社鬼咸思剪其凶慝卒

假手野夫以斃之云

外史氏曰賊之所以敗者有三曰詐而難久也驕而難制也散而難收也自成天性兇殘身所屠滅者不知幾億萬晚乃倡言不殺詭以收天下之心吾民父子兄弟皆死於賊手不得已姑從其令以紓一時之急賊又不加拊循而僞官之虐政隨其後愚民失望謀起而拒之彼自成者初勉强於一夫之說矯情易意以圖就大事既知其無成則將恣睢哮闞大逞其兇毒是以初用李

巖既而殺之蓋怒河南之叛已也使通城不死自成竄湖湘窺吳越其惡且不下於獻忠矣安在其不殺哉所謂詐而難久者此也自成初盜福邸之貲以號召宛雒附從始衆建乎京師陷其下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以分之此其為利同也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懸焉者則以前之所招饑民而後之所御驕兵也兵貪則驕驕則惰惰則不戰而潰矣赤眉之入長安也侯景之破臺城也皆不旋踵而敗彼饑寒乞活之人一旦見宮室帷

帳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怯篋擔囊惟恐在後何暇同心膽共功名哉所謂驕而難制者此也爾朱榮之料其子兆也曰彼止可統三千騎為將耳過此則亂矣今以獻忠用寡而自成用衆然詎可以將百萬乎彼於羅汝才賀一龍殺其帥而并其衆皆怨軍也諸將惟陳永福以一矢之故反為効死白廣恩則性工反覆左光先官撫民則事急來歸皆强服也李巖見舉動之非宜宋獻策恨吾謀之不用

劉宗敏以下見自成爲帝王而已貴不益又其等夷故人也彼非側目思報覬望鞅鞅則懷布衣兄弟之心詎肯俛眉叉手而爲之下祇以狃於一勝貪財帛子女以形勢相從茍有所挫即渙然奔離耳所謂散而難收者此也當京師未破之前彗孛直掃黄河倒流四方訛言人心蠱動逆賊如鬼蜮之蠱惑士民如豺虎之震怖遐邇未幾天柱傾地維折而猰㺄饕餮之氣亦漸然其泯滅嗟乎自成一盜羊逋逃之人耳當其盛萬金之賞莫

能購十道之師莫能征及其衰也二三蕘夫牧豎奮耰鋤擲瓦礫而賊之血骨肢體固已藉草棘而啖烏鳶矣昔成祖築元帝廟於森嶺見者彷彿帝容楚諸山各有特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必文皇在天之靈痛子孫而擊其賊也彼夫枕戈泣血之士未能手劒以馘仇人之頭徒使之貫瀆鬼神而降之罰千載而下讀其事者恫乎有餘恨焉

附紀

崇禎十六年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師掛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此行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可急攻發一大炮樓角遂崩

賊將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强且有紀律能得其下

心當自成之敗其軍初棄婦女繼棄金寶至德安已大疲惟旺一軍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堅旺謀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强之始行追急自成掠江州至道士洑又登岸入興國與柯陳二姓交戰互有殺傷有王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亂體中乘便刺殺旺挾其衆以降與金聲桓同定江西金兵弱王兵强後以不肯相下金用計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

時王兵大譟與金兵戰於城中南昌西北民居盡燬

次日得仁撫之乃定其後與聲桓同反者恃其强以

得白旺之衆也

自成之敗也李錦在榆林唐通從黄甫川過河以自

成遇其家之酷也故别為一軍以抄其後錦頗善戰

賊中號小李與通鬭殊有勝負其時惟榆林一隊能

相持既而聞自成已去長安其下大潰故亦走

自成入秦凡秦人之為賊者無不訪宗族修墳墓田

見秀獨不然人問之見秀笑曰如今天下在那裏我
要去認親故舊有至者密遺以金帛促之去及敗後
劉宗敏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其爲何邑人故
免
牛金星嘗在華州考秀諸生其題爲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文體改八股爲議中格者爲縣
令
自成之待其下惟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鼐袁宗弟

劉芳亮李錦七侯者功最大禮遇為獨隆其初封也每侯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北都歸腰皆有黄金壞寶飲村人酒擲金與之或手給珠一握無所吝内庫錦段如布價皆洪武時造然服之易毀云白廣恩家珊瑚樹髙累尺皆禁中物也自成去長安居民爭入其所居搜取金銀中夜失火秦府被燒幾盡惟狪民有膽力得最多故大富者衆關中人遇雨後於布政司泥土中拾得珍珠至今不絶

歸德宋公權撫遵化之三日而自成陷京師分設僞將軍道府州縣官於京東而分捕諸舊官甚急公方出外巡徼母丁太夫人及百口猶在遵化遑遽欲歸僕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也楷與楊俊及部下士孫之麒等數人擁護公一日夜走白羊峪宣府舊鎮唐珏者爲自成執至京加拷掠脫身亡道遇公遂與之俱至白羊喘息未及定而太平路僞將黃定以五十騎跡公五十人皆舊卒心不忍公與珏及裨

將殷壯猶等呼問之中一人語稍異珏即躍起斬之以其首誓衆曰急取太平路可也僞帥黄定方掠民間女飾衣服鼓吹講合巹禮忽聞公至殊不意忘取所佩刀入傳舍向上長揖公命左右縛且砍之定故秦人腰間尚有小刺子亟取以刺縛者盡卸其衣裸而走王楷持刀逐之未至中門見故吏陸魁春者帶刀入楷急呼曰殺賊魁春淅人力素弱刀又不利雙手持刀向定定奔急適與之值正摓其胸遂仆衆因

攢矛殺之其黨箭從外射入者如雨久之乃定尚有喜峰松棚僞將馬應湖畢三才三屯僞將劉裒擁衆各數千公曰太平已定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米富玉者鋭甚而公有死友曰姜承印請同行且曰不須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飲以酒兩人上馬攜一大囊抵喜峰語門者曰宋公有密語遣我白將軍賊見其人少不疑命之進賊方坐堂上富玉作拜跪狀承印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玉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

誤中王左臂幾斷王終不釋承印遂殺賊環而呼曰官兵數千且至汝等不得動動即誅矣衆咸讋服遂以首投囊中歸報顧視王衣袖重類有物解之血淋淋下而王不知知乃昏暈絶急以藥傅之始甦而松棚諸處亦殺偽將以獻盖先後凡二日云自成敗於闖門三屯賊劉衷不之知公令舊總鎮孔希貴子國治潛入三屯為内應而自以數騎抵其壁衷即擁衆去遵化城中偽道潘躍龍偽同知張耀然偽知縣李

廷瑗亦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密約舊將楊遇明張德裕等以計誅之共得偽印七偽官十餘人而三協大定於是唐珏單騎往闕門乞師公母丁太夫人泣語珏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舉大事者不顧家公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自成恨公之殺其將遣鐵騎數千來攻公乘城守出兵與之戰賊奔潰遵化以全唐公至闕得遇

王師數日

王師抵京師師自成大敗歸秦公疏請歸田不許

詔撫遵化如故

綏寇紀略卷九